

悦读古典名著书系

穿越

三言二拍

张激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悦读古典名著书系

穿越

三言二拍



张  
激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序

唐高宗的股肱之臣薛元超平生享尽荣华富贵，却有三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一是没能进士及第，二是没能有机会参与修国史，三是没能娶五姓女。薛元超位极人臣，三个遗憾中竟有两个与文化有关，不由得让人感慨系之。我想这恐怕不是薛元超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唐代的社会风气使然，如梁启超所言，是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曰‘风气’”。（《清代学术概论》）一个众人都对文化心向往之的社会，它的繁荣昌盛几乎是可以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对辞书出版社推出这套“悦读古典名著”书系感到非常高兴。高楼深院中的学者，把他们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以晓畅疏朗的文字娓娓道来，不经意间将读者领入古典文学的殿堂，对于经典的解读、文化的普及功莫大焉。

说到普及，好多人以为此乃“不为”而非“不能”之事，其实不然。真正要写好一本让读者“悦读”，又能准确传达文学名著精思妙意的书并非易事。与那些“戏说”的作品相比，这套书在学理上显然是严肃的，作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这些名著不仅了然于胸，而且颇有研究心得。视野所及，不仅有文学，还有史学、美学、社会学等种种，字里行间不乏作者的一得之见。但它所采用的表达方式却是当代读者很容易接受的，避免了学术论文的模式和逻辑思维的语言，代之以漫谈、随想一类不拘一格的框架和形象思维的语言，以致读者毫无受严师戒教的那种压抑，而有与亲友促膝长谈的欣慰。

正因为作者对古典小说如数家珍，积累丰厚，又对时代精神有深切感受，因此也就与时代精神有着同步的内涵。当然，也绝不是随俗或媚俗。我只能说绝大部分作者都举重若轻

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时代精神的流露也是自然而不显痕迹的。如果呈现出一种类似添加剂之类的语句或篇章,那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完美。

有人理解这一工作是俗讲经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古代的小说以白话文为主,并不艰深。当诗文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小说本身就是不入流的“弼马温”,清人所谓的“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内中就蕴含着对阅读通俗小说的时尚的讽意。如今其之所以被视为经典,则是因为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能经过长时期的考验而愈益显示其夺目的光彩。现在古代小说成了经典,“雅”起来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疏离了读者。当代读者已对古典小说名著敬而远之了。学者们把它们从神坛上请下来,就仿佛是穿越时空隧道的导游将自己的心得用极其亲和的方式讲出来,不失为一种引导当代读者走近经典的好办法。而表达的浅显不等于信手涂鸦的随便,更不等于内容的肤浅。丛书的作者大多出版过学术专著,这次选择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为的是让文学研究圈之外的读者能够“悦读”,可以想见其背后所下的功夫、为出古入今而偿付的心血一定不少。难得的是,这一工作不仅仅决定于作者的学术水平,更需要对作品、对读者都有独到的敏锐感悟,在表达手法上则又要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感情。这本书的价值在此,其难度也在此。

有“俗”的基础,才有“雅”存在的空间。两者是既对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并且可能是彼此转化的。所以,这一书系所做的工作,既为雅而俗,让经典走向民间;亦为俗而雅,让民众走近经典。朗月清风之下,茶余饭后之间,无论雅俗,一卷在手,如得警幻仙子引领一般,走进太虚幻境去探个究竟,实在是一件快意且有意义的事情。

回到开头所讲的话,社会的繁荣从来离不开文化的昌盛,那一定不是个别人的喜好,而应该是一种“流行”和“风气”。这套书系的出现,可以说是顺应了某种“风气”,也可以说是在推动某种“风气”的生成,所以我愿意为之写下前面那些话。

是为序。



2009年9月

上编 人生况味

第一集 聪明糊涂心 3

没看透的杜十娘 5

莘瑶琴的择偶观 12

又一个莺莺的故事 20

玉堂春团圆后的假想 24

棒打薄情郎 30

王娇鸾的『长恨歌』 34

第三集 权欲边缘 75

科举名利场 77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83

冲冠一怒为红颜 87

落难公子的爱情公式 92

第二集 风花雪月那点事 39

人生自是有情痴 41

我的婚姻我做主 49

寻常巷陌男女情 58

人鬼情未了 65

第四集 滚滚红尘 101

危险的关系 103

孽海狂花 108

此红娘与那梅香 114

最俗最妒与最毒 121

目录

下编 俗世百相

第五集 欲望都市 129

- 城市意象 131  
双城故事 135  
春风十里 142  
青楼风月 149

第七集 市井宝典 191

- 金钱本色 193  
平民梦想 199  
乌纱帽与红绣鞋 207  
爱财与罪财 215

第六集 法律与秩序 157

- 王法天下 159  
公案神判 164  
清官幻像 172  
天道人心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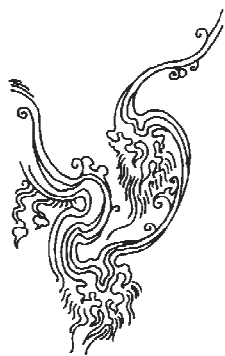
第八集 浮世多棱镜 223

- 媒妁之言 225  
骗子伎俩 230  
三姑六婆 238  
谈僧说道 243  
游民闲汉 253

后记 262



上编



人生况味

话本小说在南宋及明清时期广泛流行,明代拟话本“三言”“二拍”,是当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真实图解,是久远时代人们的感情心路的真切袒露。

可以看到芸芸众生们在动荡岁月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为了生活与生存而浮沉挣扎,为自尊与自慰而矛盾纠结,为情海生波而颠倒迷乱,为价值实现而焦虑扭曲,曲折离奇,持续不断,轮回更替……

生活中我们的故事和久远的书中他们的故事究竟有多少距离?

日新月异的时代,科技飞速进步,但人类的本性和情感在本质上却并没有多少改变。零距离的阅读接触,仿佛可以感受到他们温热的肌肤和心怀律动,当内心的梦想遭遇现实的碰撞时,他们的心灵同我们一样脆弱而不完美,他们一样情感饥渴,在情爱跷跷板上左瞻右顾;一样徘徊在权力金钱与欲望之间,内心迷茫,自相矛盾,首鼠两端。

名利、物欲、锦绣浮华,要将这一切都抛开,要比想象中难得多,人心的世俗和贪欲,古今无二。

听杜十娘、莘瑶琴、王娇鸾、罗惜惜、王三巧们的心曲,感受她们的情爱哀愁;看王景隆、蒋兴哥、马德称、卢柟、贾秀才们在名利情爱场上的蹭蹬蹉跎,体味人生的五味杂陈。

生活中没有纯粹的悲喜剧,一切似乎都带有荒诞成分,伴随着似水流年。

【穿越三言二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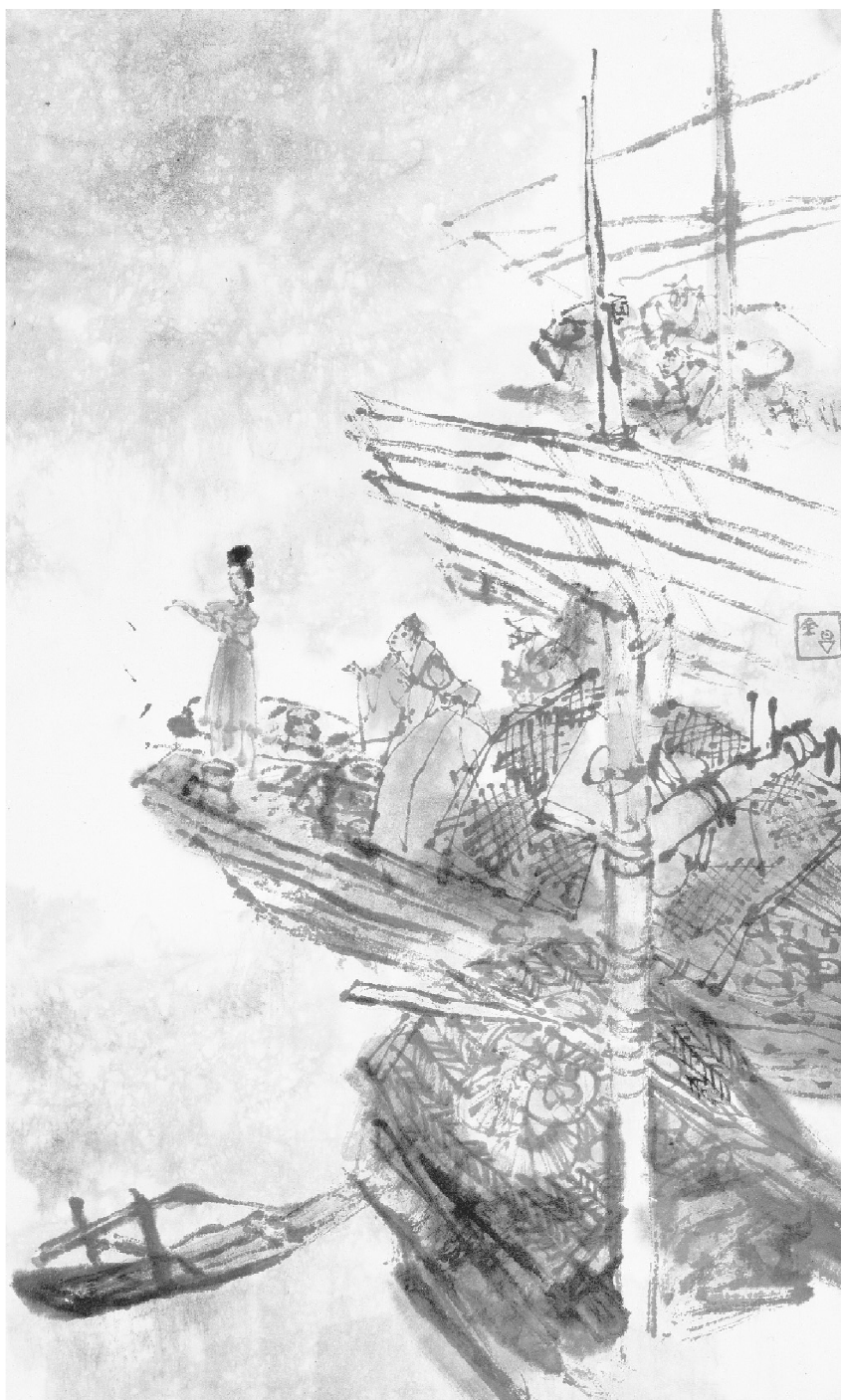
第一集

聪明糊涂心



三言二拍

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



## 没看透的杜十娘

十娘，姓杜名嫩，排行第十，行院中都称她为杜十娘。

美貌、名声、才艺、见识，作为一个极品女人的要素，十娘都具备了。

论美貌，十娘是国色天香，“浑身雅艳，遍体娇香。两弯眉画远山青，一双眼明秋水润。脸如莲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樱桃，何减白家樊素。”在船上梳洗方毕，纤纤玉手，粉容微露，就让那孙富魂摇心荡，三魂去了两个半。

论才艺，十娘妙音，“六院推首”，“歌声嘹亮，凤吟鸾吹，不足喻其美”，使人“每闻绝调，辄不禁神魂之飞动”。

论名声，十娘是京中名姬，“风流领袖”。“自十三岁破瓜，今一十九岁，七年之内，不知历过了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在京都的风月场流传着这么四句口号：“坐中若有杜十娘，斗筲之量饮千觞。院中若识杜老嫩，千家粉面都如鬼。”

只因是行院女子，身陷青楼，“可怜一片无瑕玉，误落风尘花柳中。”

十娘是个有见识的女人，鉴貌辨色，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着她命中的贵人，希望这位贵人能援手让她脱离苦海。

风流年少的公子李甲进入了她的视线，“那公子俊俏庞儿，温存性儿，又是撒漫的手儿，帮衬的勤儿”，一片的忠厚忠诚，打动了十娘，“甚有心向他”，以为找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于是“一双两好，情投意合”，“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各无他志。”

李公子的囊篋经不起鸨儿的“奉承”，渐渐空虚。但十娘要找的是能真心相守的爱人，不愿自己的情感染上一点儿金钱污浊，“与公子真情相好，见他手头愈短，心头愈热。”最计较金钱的花柳地，却开出了无瑕疵。

即便如此,有见识的十娘还是对自己的幸福生活很不放心,睁着眼很警觉,她深知从良路的艰辛,深知世情的叵测难猜。

老鸨妈妈开出了三百两银子的典身价码,限李甲十日内备齐,“左手交银,右手交人”。十娘看到了从良的希望,在枕边款款对公子说:“郎君游资虽罄,然都中岂无亲友可以借贷?倘得如数,妾身遂为君之所有,省受虔婆之气。”三百两银子只是区区,在十娘心里,是希望能把从良看成是他们俩的“终身之事”,故而希望公子“用心作速,专听佳音”。

公子来到三亲四友处,叙说路费欠缺,意欲借贷,但“并没有个慷慨丈夫肯统口许他一二十两”。期限将到却分毫未获,羞于见人。

四儿奉了十娘之命,在街上将公子“一把扯住,死也不放”,拉进院里,十娘自备酒肴,与公子欢饮,睡至半夜,十娘对公子道:“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妾终身之事,当如何也?”奈何公子只会流涕,不能答一语,无法可想。天将亮时,十娘对公子说:“妾所卧絮褥内,藏有碎银一百五十两,此妾私蓄,郎君可持去。三百金,妾任其半,郎君亦谋其半,庶易为力。”

三百两银子已有一半,公子惊喜过望,将被褥拿到朋友柳遇春处,拆开一看,果然絮中都裹着零碎银子,取出一兑,果然是一百五十两。让原来还怀疑十娘从良真心的柳遇春大惊,感叹道:“此妇真有心人也!既系真情,不可相负。”柳遇春出面为李甲筹足了一百五十两银子,交给了公子,说道:“吾代为足下告债,非为足下,实怜杜十娘之情也。”

在老鸨惊愕懊恼的表情中,交上整整三百两雪花银,素颜秃髻、随身旧衫的杜十娘跟着李甲,“一夫一妇,离了虔婆大门”。

幸福生活还需银两的支撑,好在十娘早有谋划,出院前将白银二十两交给公子,称是从姊妹处借的,可作行资。“公子正愁路费无出,但不敢开口,得银甚喜。”院中相好的姊妹们“各出所有,翠钿金钏,瑶簪宝珥,锦袖花裙,鸾带绣履,把杜十娘装扮得焕然一新,备酒作庆贺筵席。”留十娘夫妇安宿。

谈及将来的安身计划,公子为难:“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

相累。展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十娘似乎早有预料,只说父子天性,不会终绝,只有耐心等待谅解。“既然仓卒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

带着临行前姊妹们告别时送来的描金挂锁首饰箱,十娘和公子车舟转换,一路向苏杭天堂而行。

十娘从首饰箱里取出一个红绢袋,里面是五十两白银,对公子说有了众姊妹的这些馈赠,“不惟途路不乏,即他日浮寓吴、越间,亦可稍佐吾夫妻山水之费矣。”公子“且惊且喜”,感激流涕,说道:“若不遇恩卿,我李甲流落他乡,死无葬身之地矣。此情此德,白头不敢忘也!”

似乎一切都很美满,历经磨难,飞出牢笼,终于看到了从良之路的尽头,看到了苏杭青山绿水间自由徜徉的生活。

心思缜密、机灵乖觉、看到了新生活希望的杜十娘怎么也没料到船泊瓜洲时她的一展清喉,一露粉容,竟使她的人生从此天翻地覆,直坠入万劫不复的苦难之中。

十娘南下的船在瓜洲停泊,风雪阻渡,船不能开,李甲认识了邻舟的新安商人孙富,孙富前夜听得十娘唱曲,已是思慕再三,又偶窥十娘娇容,更是魂摇心荡,于是借机和李甲结识,套问十娘来历,并为之谋划前途。

夜里,李甲饮酒归来,闷闷不乐,解衣就寝。十娘心中隐隐不安,坐在床头不能安寐。夜半,听李甲叹气,几次欲言不语,十娘便说:“妾与郎君情好,已及两载。千辛万苦,历尽艰辛,得有今日。然相从数千里,未曾衰戚。今将渡江,方图百年欢笑,如何反起悲伤,必有其故。夫妇之间,死生相共,有事尽可商量,万勿讳也!”

李甲被逼不过,说出原由:“我天涯穷困,蒙恩卿不弃,委曲相从,诚乃莫大之德也。但反复思之,老父位居方面,拘于礼法,况素性方严,恐添嗔怒,必加黜逐。你我流荡,将何底止?夫妇之欢难报,父子之伦又绝。日间蒙新安孙友邀饮,为我筹及此事,寸心如割。”

十娘闻言大惊,马上问道:“郎君意将如何?”

公子说自己是“事内之人,当局而迷”,新结交的新安盐商孙富,是个“少年风流之士”,“为我画一计颇善”,孙富愿意“以千金聘汝,我得千金,可藉口以见吾父母,而恩卿亦得其所耳。但情不能舍,是以悲泣”。

此一番话,不啻晴天霹雳,历尽风尘、阅人无数的杜十娘,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九死一生的拼搏换来的新生活还未开始,梦中的苏杭天堂还未抵达,就已经被眼前这个自己千挑万选看中的、真心实意托付的人遗弃,被残酷地转卖了。真是万箭穿心,欲哭无泪,情何以堪。

十娘对着仍然在“泪如雨下”的李甲,放开两手,冷笑一声,说道:“为郎君画此计者,此乃大英雄也!郎君千金之资,既得恢复,而妾归他姓,又不致为行李之累。发乎情,止乎礼,诚两便之策也。那千金在哪里?”“明早快快应承了他,不可错过机会”。叮咛公子,千金不是小事,一定得等兑足、交付郎君之手后,自己才能过舟,千万不要被奸商小人骗了。

已是四更天气了,十娘起身挑灯梳洗,“今日之妆,乃迎新送旧,非比寻常。”于是,打开妆盒,对着铜镜,脂粉香泽,细细描摹,用意修饰。穿上最为华丽绚烂的花钿绣袄,戴上瑶簪宝珥,香风拂拂,光彩照人。似乎要在这残酷的命运废墟中迸发出摄人心魄的美,留下最夺目的一瞬。

十娘暗暗看看公子,“欣欣似有喜色”,就催公子快去回话,及早兑足银子。

孙富喜不自禁,即将白银一千两,送到公子船中,“十娘亲自检看,足色足数,分毫无爽”。

十娘走向放在船头的描金首饰箱,取钥开锁,里面都是一个个抽屉小箱。十娘叫公子抽开第一层来看,“只见翠羽明珙,瑶簪宝珥,充物于中,约值数百金。”十娘将这些全都投入江中。李甲、孙富,以及两边船上人,无不惊诧。

十娘又命公子再抽开一箱,全是“玉箫金管。又抽一箱,尽古玉紫金玩器,约值数千金”。十娘毫不犹豫,又全部倾入江中。岸上船上挤满围观的人,齐声叫:“可惜,可惜。”

最后又抽一箱，箱中还有一个匣子，“开匣视之，夜明之珠，约有盈把。其他祖母绿、猫儿眼，诸般异宝，目所未睹，莫能定其价之多少。”看得众人齐声喝彩赞叹，十娘又要把匣子投入江中，李甲后悔莫及，“抱持十娘恸哭”。

十娘将公子推开一边，指着孙富骂道：“我与李郎备尝艰苦，不是容易到此。汝以奸淫之意，巧为谗说，一旦破人姻缘，断人恩爱，乃我之仇人。我死而有知，必当诉之神明，尚妄想枕席之欢乎！”又转头对李甲说道：“妾风尘数年，私有所积，本为终身之计。自遇郎君，山盟海誓，白首不渝。前出都之际，假托众姊妹相赠，箱中韞藏百宝，不下万金。将润色郎君之装，归见父母，或怜妾有心，收佐中馈，得终委托，生死无憾。谁知郎君相信不深，惑于浮议，中道见弃，负妾一片真心。今日当众目之前，开箱出视，使郎君知区区千金，未为难事。妾篋中有玉，恨郎眼内无珠。命之不辰，风尘困瘁，甫得脱离，又遭弃捐。今众人各有耳目，共作证明，妾不负郎君，郎君自负妾耳！”

一番话，字字凝血，旁边聚观的众人，无不同情流涕，齐声唾骂李公子负心薄幸。

杜十娘看了一眼在旁“又羞又苦，且悔且泣”的李甲，带着对孙富的仇恨、对李甲的蔑视、对人性的绝望，抱持着手中的宝匣，向着江心纵身一跳。众人急呼捞救，但见云暗江心，波涛滚滚，杳无踪影，滔滔江水淹没了如花似玉的一代名姬。

哀莫大于心死，十娘真真是生无可恋，为了从良，为了过正常女人的生活，十娘不能说不明智不审慎，对李甲托付终身，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考察，将百宝箱的秘密藏在心里，始终有所保留。可惜，人性中的丑恶，总是一再突破人们的想象，跌破人们的底线。杜十娘看透了世情，却看不透人心。

杜十娘用她的纵情一跃，为黯淡的人生画上了凄美的句号。

一个身陷卑贱青楼却绝不出卖灵魂的女人，一个懂得爱情与婚姻不同于金钱买卖的女人，一个渴望做良家妇女、过正常生活的女人。这样一点微不足道的梦想却在转瞬之间被打得粉碎。“后人评论此事，以为孙富谋夺美色，轻掷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

苦心，碌碌蠢才，无足道者。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

杜十娘的“眼拙”，所托非人，其实不是个人问题，类似的遭遇，在小说戏曲中比比皆是：如唐传奇《霍小玉传》、戏曲《王魁负桂英》中书生和名妓的故事，哪个不是无比惨烈，以始乱终弃收场。归根到底，是因为她们不约而同地爱上的都是自己的嫖客，在她们钟情深爱的公子眼里，她们始终只是个用金钱可以买卖的“妓”。

看那李甲当初，“风流年少，未逢美色，自遇了杜十娘，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怀，一担儿挑在他身上。”何等的温柔敦厚，曲意奉迎，其实这都是表面现象，那是因为他钦慕的对象是一代名妓，就图个一宵之乐价格不菲，能独占花魁，让其他男人“不可得而赏”，从而获得虚荣心的极大满足，为此他可以不顾父命，花钱无度恣意挥霍。

杜十娘们都相信，所谓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美好愿景，也会在她们身上应验，她们惯于在身边那些流连殷勤的公子书生们身上找爱情，却没有料到在光鲜的皮囊下，往往是怯懦、自私、卑鄙的伪君子本相。

杜十娘至死或许也没能明白，她的考虑，她的梦想，她的努力和挣扎，她缜密的算计，却敌不过李甲和孙富在酒楼上的一番简短的谈话，只几分钟的谈话就轻易地粉碎了杜十娘的梦想，使她又一次被推到了被人买卖玩弄的商品地位上。

从李甲和孙富在酒楼上的一番对谈中我们其实可以找到答案，这分明就是两个嫖客间在交流“心得体会”，哪有一丝爱意温情。

二人赏雪饮酒，“先说些斯文套话，渐渐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过来之人，志同道合，说得入港，一发成相知了。”孙富低低问道：“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正要卖弄在行，就夸耀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将初遇杜十娘，如何相好，后来如何要嫁，如何借银赎身，始末根由，仔仔细细叙述了一遍。孙富问他：“携丽人而归，固是快事，但不知尊府中能相容否？”公子道：“贱室不足虑，所虑者老父性严，尚费踌躇耳！”